



初为人师

◎吴建

那一年早秋,背着简单的行囊,我来到这所偏僻的乡村小学开始了为人师的生涯。第二天,我踏着铃声板着脸走进教室。简短的开场白后,我就去擦黑板。可找来找去,却不见黑板擦。

“谁拿了黑板擦?”我问。

教室里静悄悄的,有几个胆大的捂着嘴偷偷地笑。

我想起昨晚前任班主任老李特地叮嘱我,该班差生多,上第一课一定要给那帮小家伙一个“下马威”,还给了我一份差生名单,制订了“应急预案”。本班最喜欢搞恶作剧的是张豹,肯定是他想出我的“洋相”。我翻开“应急预案”看了看,哼,不给他颜色,他就不知天高地厚,我厉声喝道:“张豹站起来!”

一个胖墩儿学生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。“张豹,你把黑板擦藏哪儿了?”

“我没拿,是你拿它压书了。”声音怯怯的,却令我震颤。我低头一看,黑板擦正躺在教本上朝我笑呢。

我的脸发起烫来,轻轻地说:“对不起!”

一阵微风从教室外吹来,教室里顿时凉爽了许多……看来这个“应急预案”用不上了,下课后,我将它撕了个粉碎。

然而,一波刚平一波又起。上第三课时,王晓光伏在桌上“呜呜”地哭,我问是怎么回事,班长说:“下课后同学们在一起玩足球,张豹怪王晓光没守好门,王晓光怪张豹把球踢偏了,张豹吵不过,就打了王晓光一拳。”我想起刚才乱发火的教训,决定冷处理这件事。

中午放学的铃声响了,同学们似乎没有忘记那场小风波,几十双眼睛还像听课那样盯在我身上,看我如何处置。学校布置下午大扫除,我在分配完其他学生的劳动任务后,把张豹、王晓光叫到跟前。他们低着头,脸上一副挨批评的神色。我故意回避了他们的纠纷,笑着说:“你俩的劳动任务是扫厕所,能不能做好?”他俩见我无处分他们,便把头抬起来说:“能!”我鼓励说:“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能很好地完成。”

下午大扫除时我注意观察他们,他俩各带了一个塑料桶。张豹负责从水池打来水,王晓光负责冲洗。张豹把水拎来,再提另一只空桶去打水,王晓光将水倒在便池里,用扫把刷洗,两人配合默契,都干得大汗淋漓。劳动结束时,他俩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课上总结时,我让他俩谈谈感受。王晓光抢着说:“只要团结协作就能把事情干好。”我问张豹:“你说呢?”张豹搔搔后脑勺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以后要和同学团结友爱,不打架了。”我表扬他:“知错就改就是好学生。”老校长知道了这件事,夸赞道:“到底是师范毕业的,比我们棋高一着。”

我并没有沾沾自喜,我知道,良好的开端仅是成功的一半,后面的路还很长……



最忆春风化雨时

◎王尚



家访

◎吴光明

遇到一教师好友,他说趁放暑假去家访。分手后掐指一算,我离开教育岗位整整40年了,40年前的一次家访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

说起来,家访与我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。

1964年春节刚过,就在我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即将开学之际,身患严重哮喘病、年仅45岁的父亲抛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个离开了人世,家中在经历“自然灾害”后又连失祖母、二伯,可谓一贫如洗,母亲不得不让我停学。开学了,望着同学们纷纷去学校,我一边以泪洗面,一边将乡里救济的芦苇编织芦席去卖。

班主任老师见我迟迟未去学校报到,又无法联系,便骑自行车沿着十几里坑坑洼洼的农村小路来家访,一了解原来是母亲因家庭不幸让我停学,便苦口婆心劝说母亲让我复学,母亲虽知道老师说理在理,但还是婉言谢绝了。见我站在一旁流泪,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别难过,我还会来的!”

老师姓白,名光华,南通市唐闸镇人,听说他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,响应国家“到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号召,来到如皋农村薛窑中学任教。他教学、班主任工作出色,尤其是爱生如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几天后,他领着乡党委委员、校长马嘉琪来了,马校长

又叫上大小队干部“组团”劝说母亲来了。校长拉着母亲的手:“老妈妈,我们都知道你们家中困难,不过您要相信,困难是暂时的,有党和政府一定能克服!关键是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,一定要让他复学。您放心,孩子到校后学习费用由我们学校负担,家庭困难由乡里,还有我们村里帮助解决,行吗?”说完,他又一一拜托村干部多多给予照顾,母亲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,我也重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课堂。

从此,白老师、马校长的身影一直萦绕在我的眼前,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民教师的高大形象和崇高精神。1965年,初中毕业填写报考志愿时,我毫不犹豫填上了“如皋师范学校”,结果如愿以偿,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工作,从此开启了新的人生之路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被调到城里一所中学任教,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、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,同时兼任校团委书记和黑板报宣传工作,成天忙得焦头烂额。领导说这是“给年轻人压担子”,而我每每想到我的摆渡人白老师和马校长,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,再忙也要做好工作。作为班主任,我更注重家访。平时白天教学工作忙,我就常常将家访的时间安排在下午学生放学、家长下班回到家里后;寒暑假一

到,忙完家务事,我就骑自行车,走街串巷,赴郊区农村,一家一户家访,在与家长、学生心与心的交流中收获耕耘的果实。

有一次,我一连走访了好几个学生家庭,竟然忘记了妻子上中班,家中只有刚上小学的儿子。等我九点半钟回到家时,发现儿子鞋子未脱就上床睡了,不禁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时,隔壁赵老师进来了,他告诉我孩子回到家不见爸妈,哭着到处找,他就把孩子带回家吃了晚饭,然后吩咐他在家等我们。我无言以对,只是连声道谢。为这事,妻子一连几天都不搭理我。

好心人劝我家访是“分外事”,可做可不做。可我总觉得这是“分内事”,从教十多年,始终不渝坚持做。看到学生的每一点成长进步,看到班级方方面面走在年级前头,不少家长还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到我的班上就读,总觉得值了,县“模范班主任”“先进教师”和“优秀团干部”等光荣称号也许就是对我工作的肯定。

如今,通信发达了,有人认为登门家访没有必要了。不过,我以为,电话、视频、微信等取代不了登门家访,尤其是取代不了真情实感的交流。只有真正了解孩子成长的家庭,才能更好地了解孩子,真正达到教育效果。

大门

◎朱朱

在视频里看到母校,现在的大门非常气派,而我记忆里的大门非常简陋,除去大门以外,还有一个温柔的身影。

那是一个特别偏爱我的中年女老师,在五年级的时候接班成为我的班主任。她的备课笔记写得比我们作业还认真,批改作业也极其用心,红笔写的评语在作业本上力透纸背。每次班里的男生调皮惹了祸,她皱着眉头痛心疾首。别人都说她严厉,怕她,但在我心里,她是一抹温柔的存在。

她会把我的作文在课上读出

来,表扬我用词朴实,那时候还布置大家回去写日记,每周交一次,许多人都潦草应付,我会把每天的心情都悉数记下。六年级我剪了短发,其实心里并不情愿,于是洋洋洒洒写了几页纸,她看到之后立即在晨读课上读了出来,还说日记就得像这样有真情实感。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我当时写了些什么东西,但她的举动无形当中鼓励了我,要向这个世界真诚且勇敢地表达。

事实上我表达得非常不好,因为小升初的失利,我觉得辜负了她对我的好,所以一直没脸去见她,仿佛那

是一道无法跨越的心门,只在每年的教师节寄一张不署名的贺卡。成年之后通过母校的校长打听到她早已退休,辗转加了她微信,她的头像是她的照片,那个温柔有力的女老师成了一个精瘦的老太太,只是眼神里还有当年的光。几十年了,她依然记得我,我在微信这头把一些虚头巴脑的社会头衔发给她,在她肯定我“优秀”的时候,我在微信这头已泪流满面。后来几次微信消息她都没有回复,我想去看她,却被告知她忽然逝去了。

我会一直记得她的名字,我的老师:冯桂萍。

